



李惠萍 刘鹏辉◎著

乡土

——21世纪庆阳文学——

的诗意诠释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乡土

的诗意诠释

——21世纪庆阳文学研究

XIANGTU DE SHIYI QUANSHI

李惠萍

刘鹏辉◎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的诗意诠释: 21 世纪庆阳文学研究 / 李惠萍, 刘鹏辉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643-3478-9

I. ①乡… II. ①李… ②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庆阳市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4199 号

Xiangtu De Shiyi Quanshi

乡土的诗意诠释

——21 世纪庆阳文学研究

李惠萍 刘鹏辉 著

责任编辑	杨岳峰
特邀编辑	周次青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9
字 数	162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478-9
定 价	36.00 元

新华书店经销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难尽人意

(代序)

批评话语在事实上沦为了批评家的自言自语。因为批评对象的缺席，批评者往往会肆无忌惮地纵语狂欢。由此，平等对话的真意便难以实现。加之艺术界定标准的迷乱与评判系统的失调，泛审美与伪艺术力量的绞杀和干扰，也导致批评家心无定力与内在尺度。于是他们便打着绝对自由的旗号，自以为是地出示私人性的感觉与体验；甚至就是就汤下菜，毫无新味。因此，以批评家自居者，大多面目可憎而不自知。

于是，我也无法不诚惶诚恐。

西部庆阳是一域文化高地。人文社会学与地方史证言，此乃世界黄土层最深厚处，又为我国农耕文明、中医药及儒家思想发源之地。《诗经》的佚名篇目、思想家王符及诗人李梦阳等，给这一特殊地域带来了持久生辉的文化光耀。他们亘古不息的文化遗脉与梦想绵延至今，所构建的人文生态依旧别致、醒目、浪漫而深沉。尽管在表象上看来，今天的创造者及其书写和往昔如此遥远而隔膜，但很多一脉相承的真东西，就在我们看不见或有意忽略了的暗处，而且对我们的身心是极其有用的，如同地下的净水和圣人的箴言。

由此，我们深爱积淀已久的庆阳文学以及这里斑斓多姿令世人瞩目的民俗文化，她可能会滋养这一域偏远的高地和生生不息的性灵，而且可能会照亮更阔远的时空！

尽管科学和传媒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便捷和无所不能，但隔阂却日益加剧。作为人类精神据点的文学，会自发地把更多的目光和心智汇聚起来。因此，我们宁愿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靠近他们，怀着虔敬与好奇，感知他们的意愿和渴望、疼痛与欢愉、得意与绝望；体味他们沉迷于母语之中经受的

煎熬与自我抚慰。在此过程中，记录下我们要向他们倾诉的这些拙劣而肤浅的话语。

我们始终坚信，阅读和书写，是我们离奇的命运在尘世获得的最大幸运和恩赐。那些朴素而深沉的文本和篇章，那么安静而富有耐心地倾听着我的聒噪以及我在迷醉或顿悟之中的不恭与狂喜……

由于忘情，所以表达，身不由己，心不由己。这些言不由衷的话语，可能不仅不尽如人意，且漏洞百出。虽然艺术终究不能穷尽我们全部的爱意与真愿，但我们依然会靠近它们，沿着文字的脉络，感受一些不羁的灵魂气息……不管它美好与否，只要它是自由而真实的，我们愿意继续接近并探究下去。

由于艺术修为的局限，未达理想而准确表述的意愿，以致深感尴尬与羞愧，但正如但丁无奈而谦卑的感叹——

“孩子的语言不足以解释母亲的意思。”

然而，我们依然心怀赤子般的真诚，向故乡、向文学述说着我们的挚爱、审慎与敬意，并真诚地恳求同仁与读者赐教。

作 者

2014年8月8日于庆阳

目 录

魔幻色彩、正义诉求与侠客形象的拓展 ——读贾治龙长篇小说《野骚》	1
民间图像：魅力与意义 ——重读贾治龙长篇小说《黑骚》	10
梦幻与困惑之境的激情言说 ——贾治龙爱情诗论	16
意义和诗意都从故乡出发 ——高凯乡土诗的发生背景及价值	23
主体的期待与角色认同 ——读马步升短篇小说《哈一刀》	29
感知与表述：从乡土到诗歌 ——陈默诗歌散论	32
到达和谐与美为止 ——兼论姚文仓古体诗歌的审美价值	42
启示，或从独语开始 ——读杨永康《再往前走》	46

日常生活对灵魂和书写的启示	
——以傅兴奎散文为例	52
如大海爱它深处的一颗石子	
——读王天宁诗集《时间的风景》	60
生活，或心灵的历史	
——申万仓诗歌简论	72
她安静地书写，是在抚慰和提醒	
——谷凌云和她的写作	80
来自生活现场的意义与暗示	
——张金彤短篇小说集《味道》阅读笔记	86
此岸的焦虑和忧伤	
——窦万儒诗歌简论	93
谁在倾听蛇的呓语	
——段若兮诗歌读札	101
革命神话与欲望陷阱	
——读张香琳长篇小说《凤城传奇》	110
高于大地的风景	
——与部分陇东诗歌有关的话题	119
浮在水面上的灵魂	
——《北斗》女作家专号漫评	132
后 记	137

魔幻色彩、正义诉求与侠客形象的拓展

——读贾治龙长篇小说《野骚》

长篇小说《野骚》是一部难得的博大而庞杂的作品。^①作者贾治龙先生是我熟知的前辈作家，是新时期令人诚服与钦敬的庆阳文学引领人之一。十多年前，我有幸应约为他的爱情诗集《枕着臂弯想你》^②写了一篇较长的赏析性文字附在集子里出版，这是我深度领略先生精神世界的一次机缘，感觉他是一位生命里充满了浪漫激情、天才与创造力的作家。随后，他的第一部享誉甘肃文坛的长篇小说《黑骚》^③在本世纪初面世。这部小说被公认是庆阳本土作家所创作的，迄今仍是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厚重之作，还获得了全国文学大奖。《野骚》是他在与死神搏斗中，在难以想象的困难中用左手完成的心血之作，也可以说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的生命奇迹。作品激荡着作者深沉的感觉、奇特的想象及强烈的道义诉求与价值期待。他以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奏鸣了一阕正义与邪恶抗衡的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我们心向往之的大爱之音，艺术地反映了人类对精神价值与理想世界的永恒追求与梦想。

关于《野骚》，我想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作者的正义诉求与价值坚守、侠客形象再造、小说的诗性特征与美学效应等方面，表达个人的一点阅读感受与思考。

一、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创造性运用

魔幻手法的运用在贾治龙那里是非常明显而有效的，他没有炫技的意

① 贾治龙：《野骚》，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未注引文均出自此作品）。

② 贾治龙：《枕着臂弯想你》，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贾治龙：《黑骚》，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图,在诚实的书写中,自然而又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一古老的表现手法。概览一下中国小说生发演进的流变历史,一条非常明晰的路径是:从先秦神话传说到魏晋南北朝志怪轶事、唐人传奇,及至明清的《聊斋志异》《西游记》等,民间传奇色彩与魔幻表现意识既是我们这个特殊的民族文学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当代的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张炜等重要作家那里,更是把这一艺术传统与表现策略发挥到了堪称极致的境地。虽然尝试去廓清其历史缘起与内在的必然等问题是非常艰难的。从“五四”时期涌动的新文学浪潮开始,单就在小说领域,广纳博引,各种创作流派纷繁杂陈。之后出现的文体试验、形式探索、先锋意识等一度成为作家和批评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复杂而深刻的。对其利弊得失的估量与评判虽则不可妄下结论,但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作家们对这种表现形式的热衷与娴熟运用呈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观。及至当代“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更推助了人们新的深思。莫言的成功实践,围绕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所引发的话题也沸扬不止。

在这一语境及背景下,我们把目光投向《野骚》,就能真切地领略到贾治龙在运用这种艺术表达时,独到的发挥与创造,依此塑造的人物形象,营构艺术氛围和感染力,借助离奇的故事来展示身处特定地域与历史情境中的人,在虚幻的小说世界里的投影,从而引导读者去探视人性幽微的秘密,感知作家活跃的心灵世界和恳切的精神期待。首先,作者有意采用强化故事发生地域的真实性而淡化其时间概念。把人物活动的场景安排在古宁州及其所属的北阳川、大陈村、北阳河、宁州城、上官庄及野狼岭等地,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从民国之初到国共抗衡那段风云变幻的革命历史为纵向时段,给作品设置了虚实交织的时空背景。其次,作者大胆运用象征、隐喻,并借鉴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中、西方现代派文学各种表现手法,打通人、神、鬼三界,赋予自然现象(太阳、夜、风、云、雨、雪等)及自然物(狼、鹰、蝙蝠、乌鸦、狗、苍蝇、树林、荒草、野岭、河水等)以灵性,让它们互相交流对话,并且与事件的推进、人物命运的变故及情绪变化发生感应。再次,作品以四十三章为机体构架,章下无节。每一章都没有标题,且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尽相同,也没有以故事情节的因果连续性作为串接。故事以大年三十大陈村大陈户族祭祖时,欧阳豪解救大脚秀子开场,以主人公欧阳豪之死终结。起笔处的野狼岭下北阳“河”与北阳川的“风”,“传播着孽障的尘世的冷漠和阴暗”给作品定下了低沉、哀伤的基调,成了小说每一章近乎雷同的气氛,隐喻了一种悲情和绝望的命运,并且将整部作品贯串,使小

说有机地统一在同一氛围与主题之下。每一章几乎重复的、诗意化的气氛烘托和渲染，形成一种别致的节奏感，也把人物无休止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流动和被打乱的时空顺序统一起来。魔幻与奇想，其实是对应于一种恒定的客观实存的事物之中，自然物景的四季变化是天然呈现的，而不是人的主观想象与无限夸张。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玄秘与模糊，是中国文化从源头到归宿曲线演进中的最高境界与普遍认同，也给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作家施加着深重的影响。在我看来，魔幻与异想之于文学创作，既是超越也是还原。《野骚》的可贵之处在于：贾治龙调动天才的想象、无拘无束的语言挥洒与情绪倾泻，在对魔幻情结与表现手法的无意识暗合与继承中，将其推向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境地。这种自信与试验虽则具有冒险的意味，却也是有意义的，它丰富了作品，也展示了作者极富个性化的审美观念。

二、正义诉求与价值坚守

作家虽然不是要以大众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来发声，文学作品也不是承载作者意志与某种教义的容器，但面对与真善美相背离的恣肆蔓延的邪恶也不可麻木地保持沉默或逃避。贾治龙把自己的愤懑与道德意愿注入小说，诉诸他自由编排的荒诞剧中，在获得精神补偿与慰藉的同时，对自我卑微的生命存在做出了满足的确认和肯定。在《野骚》中，他让权力阶层、民间底层、甚至阴府那些荒唐的闹剧与丑行反复表演，又借主人公欧阳豪以及富有悲悯情怀的动物们，对那些虚伪、残忍的恶行进行质疑和控诉，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在诗意的审美感受中，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一起，对人类费解的问题及自身的存在处境进行检视和评判。这或许不是小说的出发点和本意，但这些价值的实现正是小说自足性的体现，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人间的险恶、奸淫等渊源于什么？作者是无法给出解答的。在狼与豹子的对话中，豹子对人类自私、残忍、虚伪的本性进行了无情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人是最自私最利己最残恶的东西，他们脸上挂满慈祥的笑容，满口仁义道德，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和霍霍杀机。他们自相吞食，可怕至极！但他们还污蔑我们豺狼虎豹，还用什么狼心狗肺互相污蔑互相攻击。我们总不会蚕食同类吧！可人们则不同，强者食弱者敲骨吸髓，正像一位诗人慨叹道：‘啊，人是多么残忍的动物呀，

为了自己的生存毁坏了多少生命！人是上帝的恶作品，他在毁坏万物之时，同时在毁坏人类’”！

在小说第四十章，作者借善良纯洁若天使的女主人公牡丹之口，把人、神、鬼全盘否定了，并且把根由归结到万能的造物主那里：

“这造世爷也是个贪污受贿之恶神，这人、神、鬼三界都是污秽之世界！”

作者给这个貌似离奇、具有迷信色彩的结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它是不可辩驳和断然否定的。作品所演绎的狼母神，是独立于那些难以教化的物类之外的，也是超然于诸神之上的，她教诲欧阳豪要“天地作证，日月可鉴，行侠仗义，济穷扶弱”。因此欧阳豪坚信：“邪不压正，一切妖魔鬼怪都怕正气。天地有正气，山河壮矣！人有正气，神鬼惧也！”基于这样的信念，他疾恶如仇，以满身的凛然正气，出神入化，身临险境惩治邪恶，死而复生，救众生，行大义。为实现这一叙述目标，贾治龙也没有一味地书写他的正义之举，而是不惜笔墨极尽描摹善良、真爱与正义对立面的“恶”，把读者关注的目光吸引到官场里的尔虞我诈和对女性实施暴淫等聚焦点上，揭示人的劣根性里的核心，“淫”为万恶之首，“贪”乃祸殃之根。剧情的演进是作者精心谋划而不是随意为之，那些看似重复的悲剧场面既是对小说主题的深化，也为主人公的行为和叙事预设了合理化的逻辑指向。

在中国，小说尚未行世的时候，就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之训论。贾治龙异想天开，自言自语，极尽铺陈，言说诗人之志，布自然与人文之大道。作者虽然没有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姿态介入作品，但他把自己的道义诉求与价值坚守托付于小说中心人物身上，郑重宣告了在伦理道德愈益崩溃的境遇里，在人们普遍放弃了对正义和善的持守、以谈论道义与正气为“耻”的世情中，他依然是一个价值坚守者。

以作者对待“性”的问题为例：单纯从小说中人的生命与欲望在世俗层面的本质性存在来探视，作者是沿着这么一个公式来表达的：“生—爱情—死”。爱情必然离不开“性”的介入，意欲和翟县长做一场感情游戏的洋学生上官叶楠的人生理念就是对这个公式的推导与例证：“她想，世上没有终极的象征，但人有无可避免的结局，使人永恒的唯有精神，实现精神的途径唯有爱情。为了满足永恒的精神追求，繁衍人类，只有用爱去实现对物质追求的超越……”坦率地说，贾治龙先生在《黑骚》与《野骚》中，都明显地暴露出了他的“拜女教”心理秘密，《野骚》里几乎没有所谓的“坏女人”，只有男人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或放纵兽性的恶棍。

其实，不光是《野骚》，在许多小说那里，叙事就是以“性”为推动力

并围绕“性”这个核心来展开的（这个话题有待另篇论述）。在《野骚》中，作者对性的认知理念是非常包容的。从小说里所有男人对“肉体”这一物质存在的欲望企求与迷失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性不应该是传统道德人伦与固有生存价值观里的禁忌，正如埃内斯托·萨瓦托在《为肉体正名》里所说：“人的灾难之一便是对肉体的排斥，它加重了人的孤独感。”^①性是无须讨论或证明的自足性存在。但是，在人那里，性又不能是无所顾忌、没有选择的——芍药在遭遇她憎恨的叛徒陈虎强暴时，虽然“瞬间一种强烈的性的感觉，她不由自主地将身子用力迎了上去……”但她事后决然地赶走了陈虎，并且“怎么也无法抖落如苦毒蛇缠身似的噩梦和罪恶感。……她想她对不住她的谷先生。羞耻和疑惑，像一团浓浓的雾霾使她心底愈来愈沉闷，愈含混不清”。芍药最终还是以自戕的方式除掉了陈虎在她的身体里留下的种。在追寻和检验个体的精神维度时，对待性的态度，是一条具有考验意味的幽谧途径。贾治龙借“性”这个难以探究清楚的深奥命题，呈现了他的理性精神追求，同时也拓展了作品宽博的审美与警示功能。

三、虚构性与侠客形象的塑造

文学的生命，在于开辟思维与语言表达的新路径，让读者在作品中发现个体的命运。小说家思维的拓展，显然离不开虚构。“在英语中，小说（fiction）一词的原意即是虚构。‘虚构’就意味着自由。因此，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样式，为作者洞开了一道任其自由驰骋的想象之门，脱离现实羁绊，排除内心的藩篱，甚至摆脱文化、知识以及生活经验对书写强行施加的干扰”（拙文《不止于诗》）^②。不过，可能是由于过度虚构与无节制的自由，导致当下的小说普遍存在着独特而典型的人物形象缺失的问题；在诗歌那里，随意化的表现时尚也致使许多作品意象浮泛和主题模糊，与典雅、深情的古诗相较，更缺少了感动人心、可资记忆并反复吟诵的佳言名句。客观地说，《野骚》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小说的涵盖与容纳量过大，不同章节单元可以独立成篇，在瓦解作品主题的同时，也对人物进行着分割，这无意中弱化了主要角色对读者的感官冲击与“接受心理”。但是，他在对欧阳豪这个侠客角色的想象与虚构时，也体现出了作者超凡的本

① 闻树国：《传说的继续——中国神祇的性与创造力》，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② 北浪：《不止于诗》，参见 <http://blog.sina.com.cn/yuanzhen258>。

领，甚或可以把《野骚》归之于武侠小说之列。

余英时先生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的开篇处说：“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①众所周知，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参与了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构，侠客的精神气质与处世风范，已经稳固地沉淀在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构成之中，其人格魅力也由于文学作品与影视艺术的流播而深入人心。他们是功夫超凡的英雄或舍己为人的仁人。他们崇尚正义公平、自由独立，具有诚信重诺、见义勇为等情怀，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厚的审美意蕴，这正迎合了充满着忧患意识与人格理想的知识人的文化心理。贾治龙在《野骚》中呈现给人们的侠客欧阳豪，既与历史和武侠小说里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有别，也不是金庸等大师笔下众多英雄、侠士或剑客形象的仿制或翻版，其独特性在于：

一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出生。欧阳豪没有姓名的母亲——欧阳良子是一位“瘦黄黄的女人”，怀胎十二个月，难产而死。雷电劈开墓穴，欧阳豪遂得降生，又成了野母狼之子。他一出生便遭到上官村长老上官懋荣及大陈村族长陈十一的蓄意残害，好在他们的阴谋都未得逞，几次得到野狼群、红烈马及道人的搭救。这一神奇的出身想象，亦真亦幻，别致生动，使侠客的身体里汇聚了自然、人、神和兽的灵性生命因子，故能穿通三界，知晓时空里的一切动静，以行侠仗义、抑强扶弱与命运抗争，实现自我的人生选择。在这里，作者没有给欧阳豪的母亲命名，显然是有用意的，他的母亲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黑衣道人人们对人们说：“这孩子是上苍赐降的，他的来生有他来生的圣意，不可伤害。”

二是贾治龙为欧阳豪这一侠客角色设置的活动空间是敞开的、充足的。政治历史情境被作者有意淡化为纯粹的叙事背景，欧阳豪支持和帮助游击队海政委等，只是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纵向的背景性符号或时间性的意象。在作者的理念里，造成人心险恶的根本原因，不是战乱、党派之争等历史性因素，而是源于人的“主体精神”与“集体人格”的衰落。从陷阱一般唯利是图的官场（翟县长、陶县长、李长发、李半川、史保山等）、为富不仁的地头蛇及其帮凶（上官懋荣、余汉葵等）到蝇营狗苟的社会最底层的以王堕为首的花子帮及山民……凶险丛生，互相残杀，到处迷荡着蛮野与情骚，人界还不如动物们“友爱和平”。从整个故事来看，欧阳豪思考和质疑的对象并不在于哪个阵营或派别，他冷峻审视的是整个污浊的世界，他的忧虑、

^①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8卷《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困惑甚至绝望，是来自这个悖谬的人间世界。

三是在贾治龙的意念里，欧阳豪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独行侠的角色，他不把自己独立于儒、道、佛等派类之外。在他身上，真实地体现出了儒家的孝道伦理，他感激其恩母老狼母，为其修建庙宇供奉；他严厉教训不赡养老母亲的八斤，又很同情他的处境。他和古宁州学冠群儒、颇具声望的于八举、肖举人等雅士友善。他师从救了他的白狐大仙修为人济世之道。他给老母狼建庙时的一段内心独白，发人深省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之一——“他认为大慈大悲的大智者就是神，兽同人只不过是物种的不同，人有兽性，兽有人性，是可用一种价值衡量的。兽的人性得到充分表现，超越人的高能，也就是神，是与人在同一种价值坐标下等量而语”。他以此启示我们：人人都厌恶这个肮脏的社会与人性，都渴望一个理想的社会与神一样的人类出现，而这个神，其实就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近邻，是自我，要从自我那里诞生，就是要充分彰显大慈大悲的人性。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侠义之举感化了仇敌陈十一，使他“对欧阳豪由嫉恨变成了钦佩”。他善待万物，连身边的狼、鹰、鸽子等都很亲近他，拥护和帮助他。他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铭记白云道人的训导，“不断升华着他的品格，大勇与大智完美地结合，他不再是一个唯勇的鲁莽汉子”。同时，他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孤行侠，他和丈夫病故了的美丽绝伦的牡丹的爱恋纯洁、忠贞而热烈。他让自己的情感在爱与恨中展示其真实度。因此，贾治龙笔下的侠客充满了人情味，是丰满而立体的。他的价值立场和信仰，能够与传统的、固态的伦理观念及现代精神价值通融合流，从而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也拓展了这一角色的审美外延。

四、诗化叙事及美学效应

基于“努力获取独立的创作心境，纯然地表现生命的意义和形态，构建个性化的艺术世界”的艺术理想，贾治龙试图在作品里以野性开大境，骚情昭性灵。我在关于《黑骚》的赏析文章《民间图像：魅力与意义》^①中专门论述过其诗意表现的问题。《野骚》从精神内涵、艺术手法、结构方式、语言形态等方面与《黑骚》极其相似，并且都显示出了原创的气象，也可以说是隔离于体制与市场之外的独一无二的创制，这也更加强化了作者在我心

^① 刘鹏辉：《民间图像：魅力与意义》，《甘肃文艺报》2003年5月28日，第2版。

目中的诗人身份。《野骚》的整体的韵味与格调给我印象是：它是一部“诗小说”：密集的自然意象、凝重的哲思、环境描写与气氛烘托时，大量挥洒诗意的、幻觉化的词汇，始终伴随着叙事的推进。心灵图景的绘制也调动了主观性的抒情语态与声调。在小说中，天地自然、人类社群与乡野民间文化、意识习俗等要素，既是小说的构成材料，也是其背景与意象符号，虚实交替，抽象又具体，玄秘又真切。此其一。

其二，虽然诗性元素是所有艺术作品的共性特征与惯常的审美要求，从诗歌彰显的“美学的自主性”（萨特语）与小说故事的趣味性影响力两个维度来考量，我认为，《野骚》更明显地凸现了前者。因此，这部小说的价值立意、魔幻特质、叙事结构与美学效应，都在强化着诗意韵味，显示了作者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美学企图的展示欲望。同时，熟知贾治龙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中传达的旨意和他的真实人生是颇为相符的。现实中的先生是一位崇尚自由平等、爱憎分明、不畏权贵、多情浪漫、风趣幽默的人。由于时局动荡，他年轻时曾经受过不公正的政治待遇，灵魂受到了破坏性的重创。他在事实上缺少了上苍、尘世乃至家庭的呵护，从而加重了他的叛逆与某种程度的分裂倾向。在写作时，生命破碎、漫溢又聚合的能量，自然会激扬出酣畅的文气与诗意，这也使得他的现实人生与艺术创造同时显得卓然不凡。

再者，感官刺激的叙事模式与隐喻、暗示手法的运用，是《野骚》的诗性审美的显著特征。一方面，贾治龙把现代诗歌等多种文体创作的思维与表现手段累积的有益经验综合调动起来，将幻象、现实、民间传说等水乳交融。以特色鲜明而独异的陇东地域为叙事空间，穿插了乡土气息浓郁的谣曲，扩展了小说的诗性审美空间。他发挥汉语的象形功能，一切述写都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为事物塑像，呈现其气昧、声色和灵性，刺激读者的感官系统。另一方面，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黑夜、风、树林、河流、蝙蝠、乌鸦等，都是有其象征和寓意意味的。作者大量使用这些隐喻性很强的意象和事件，激活我们的感官与想象，以之实现语言所不能表达完整的、需要读者去洞悉的小说之外的东西。作者借大脚干奶的口吻说：“人是受一种信念和传统文化制约的。”海政委也认为：“对付邪恶奸佞唯有正气，世间只有正气才是宇宙的精神。”因此，欧阳豪说：“除恶扬善，壮天地正气，这是我一生的本意。”然而，在普及文明的法权社会里，欧阳豪何为？……再如，关于欧阳豪之死，它可能隐喻着正义的失落，也许还暗示了：即便是出神入化、野性及英雄气概充沛的侠客，其生命力终究也会委顿，独木毕竟不能成林，被摧毁是注定的宿命。作者似乎是在以这样的收尾，来呼唤更多的欧阳豪一样的英雄侠客出现。

另外，小说的结构形态也由于作者的创意而具备着诗歌所具有的张力与节奏等潜在的机体特征。作者不是平面展示他的艺术理念和自己对世界的体认与思考。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欧阳豪没有把所有空间独占，尽情表演侠客与英雄的武戏，作者合理地为他安排了休眠期和隐身之地，把舞台让给其他角色，比如，老向和大脚干奶扑朔迷离的恋情就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完全可以视为加演的一出独立剧或戏中戏。小说中大量重复的性爱场景，虽然有可能会给读者带来腻烦，但也使欧阳豪的生命存在活跃了起来，让所有人物的身体、灵魂、力量、能量及感觉展现出最大的活力，也使得小说整体的生动性与呈现力得以凸现。也就是说，爱与性的介入，赋予了《野骚》这部弥漫着黯淡与哀伤情绪的“诗小说”以夺目的光华，使作品灵动起来。而且也有效地抵制了把小说沦为作者价值立场的建构文本或阐释世界观的载体（这是这部小说在创意方面最需要深思的地方）。

还有，作品塑造的狼母神，是慈悲的化身，是万能的救世主，然而，第一次攻击欧阳豪并“使他终于倒在了死人堆里”的那“一串串飞蝗似的子弹”，也正是在夜里“射向狼母庙”的。这又是一个深沉而耐人寻味的隐喻，充满了神秘的诗意和绝望感。似梦非梦！连那些欧阳豪等角色在忘我的爱中焕发出来的令人目眩神迷的光环都是幻觉。《野骚》之谓，是否意指生命之万千景象，呈之以“野”，根源于“骚”。不管是诗人还是小说家，都是喜欢做梦且富于幻想的人。一身正气的欧阳豪，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

2013年3月14日于庆阳

民间图像：魅力与意义

——重读贾治龙长篇小说《黑骚》

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关键词来描述西部作家贾治龙的长篇小说《黑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作为他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成果，独特的视角和奇异的叙述方式，纷繁诗意的意象和迷人的情调，浓重的趣味与哲思等，赋予了作品神秘的气息和隐秘深邃的内涵。小说讲述的是关于“民间”和“人性”的事情。其实，这两个作为文学颇具魅力与诱惑力的古老而深邃的主题，早已形成了小说创作传统的主流与惯例。《黑骚》企图重新借此来展现过去时态里乡土精神的原生状态和生命意识中深重的东西，昭示激扬的生命意志和民间灵异的梦想与秘密，在完成作品的同时实现自己。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冒险和难度，也使得作品获得了一些复杂的、不可忽视的品性与意义。

民间意象的审美魅力

《黑骚》基于民间理念和叙述取向，以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与生活经验呈现和把握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域（西部中国古宁州）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风俗和荒诞、神秘、飘摇、悲怆的人生命运，以及由此带给生存自身的凄厉与颓废情味。作者把他熟知的那些繁复的意象、人物形象和错杂事件安置在醇厚的民俗背景里展开他的想象与虚构，从而绘制出了一幅色彩绚丽、意蕴深沉的民间图像。以感性意象、写实与写意相交织的手法和灵动的抒情笔调来构图，使作品满足了人们对于小说艺术的两种基本需求与期待：阅读期待与审美想象。在这样激情丰沛的梦幻之旅中，我们借助一个两世人（于丁绪）的目光阅读到了一系列丰富的民间景象——野地风情、祭祀巫卜、迷信禁忌、故事传说、情仇斗狠、人兽物的对话或恋情等——幻象性的生存景